

2月6日，一代通儒饶宗颐仙逝。饶宗颐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古典学者，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谨以此文缅怀先生。



又一盏心灯依旧

□ 叶小文

百岁老人、学术泰斗饶宗颐先生走了。海内外学界黯然失色，一片唏嘘。我对饶先生一向高山仰止，但人分两地，直接请益的机会难得。中国学界向有“北季南饶”之说，“北季”季羨林先生在世时，我可以常去向他请教；但要见“南饶”饶宗颐先生一面，还真难啊。十四年仅仅见过一面，竟成永别。

“北季南饶”，一前一后相继走了。记得在季羨林先生走的当天夜里，我泪眼朦胧，脑海空空，只有一句话在回响：有你在，灯亮着。为什么是这句话呢？据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季羨林先生清晨4点即起，季家的灯光经常是北大清晨的第一盏明灯。而今，哲人已萎，一灯如豆。走过未名湖畔，走过燕园那个素朴的小院，人们是否记得：此间曾亮着星星之火。当时，我夜不能寐，就写了一篇文章《你走了，心灯依旧》，当天发给《人民日报》，第二天便见报了。

此刻，饶先生又走了，我又一次泪眼朦胧，脑海空空，同样只有一句话在闪烁：有他在，灯亮着。他走了，又一盏心灯依旧……

饶宗颐先生是当代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其煌煌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六册。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我想，远在东方明珠香港的饶先生书斋里那一盏明灯，怕是通宵达旦都亮着的吧。而今，又是哲人已萎，一灯如豆。人们一片唏嘘之后却不断点赞，此间曾亮着的星星之火，早已汇成当代中华文化的煌煌巨著、滚滚潮流。

说“他走了，又一盏心灯依旧”，因为饶先生给世人留有一句诗：“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饶先生说，“我是弹古琴的。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作了这两句诗。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中国人讲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这个



香远益清（国画） 饶宗颐作

‘自在’，是佛教的话。我写《心经》简介，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要像观音一样。中流，在水的中央，说明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是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就是要保持一种自在的心，这是一种境界。”香港大屿山上，饶先生手书的巨幅《心经》至今还在。他说，“《心经》中的‘心无罣碍，究竟涅槃’，罣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障碍。现在的人太困于物欲，其实是他们自己造出来的。”

的确，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缺少了关照。现代的人们拥挤在高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在被物化、被抛弃。大家好像得了一种“迷心逐物”的现代病。人，如果比比皆是钱，就会搞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心浮气躁不思进取，心为物役只知道钱，心高气盛欲望难填。哀，莫大于心已死；死，莫悲于钻钱眼。所以，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告诫全党：“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我们中华民族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需要“心无罣碍，究竟涅槃”的境界，需要全民族精神的安定、充实、高尚与振奋，需要“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

说“他走了，又一盏心灯依旧”，也因饶先生给世人留过一个念：“二十一世纪将是中流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饶先生说，“一百多年来，出土的东西非常多，这些出土的东西，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使我们可以接触到汉代当时的思想精华。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老写本、希腊的思想精华，保留在阿拉伯的写本里。这些写本，我在法国看了很多，古希腊的很多东西本来存在的，从那些阿拉伯老写本找回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从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知识带来极大的启迪。现在我们情况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一字不加以不予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

我常想，为什么讲新的“文艺复兴”将从中国发生？什么是“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文明古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能否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众所周知，数百年前西欧历史上发生了一场持续200余年的文艺复兴，带领西欧走出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迎来了现代文明的曙光。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的作用空前放大了，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转化基因，试管造人……但其后却发生了异变，解放了的“人”过度膨胀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人”对自然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破坏；“人”对社会为所欲为，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越演越烈；“人”对“人”损人利己、尔虞我诈。

如果说文艺复兴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之后人又被神化、异化，走向自身的反动，甚至成为“病毒”，时代就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必须建设一个人

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新的“和谐世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应着这个时代要求。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什么“独特思维方法”？是天人合一，允执厥中，仁者爱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众缘和合。

饶先生说，“我们今天世界上的麻烦，就是‘天人互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是‘伤天害理’，你把整个环境都改变了，破坏了，以致现在需要‘环保’，这是人做出来的一个恶果，很坏的结果。我们对不住宇宙，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天人互益’，所以就‘互害’了。所以我提倡‘天人互益’，天同人互相补足，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这是从古本上得到的启示，也可见古本的可贵。”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说“他走了，又一盏心灯依旧”，还因我与饶先生见过一次面，畅谈的正是“心”，是“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2004年8月，为广泛发动香港佛教界及学术界积极参与创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时任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我，专程到香港理工大学与饶宗颐以及觉光、杨钊、潘宗光、刘长乐、王国华等香港高僧、企业家和学者专家、媒体负责人茶叙。在讨论中饶先生提出，“和谐世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方向，需要各种文明、各种宗教都来发挥积极作用。对佛教而言，“从心开始”就是途径、方法。佛教认为，实现“和谐世界”需要内外兼修，内有不和之因，外结不和之果。问题在于人们的心灵被无知所遮蔽，不能看清自我和世界的本质。而心灵是转换自我与外界关系的枢纽。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从个体到众生再到世界，人们只有从心开始，心净、心安、心平，以平常心、欢喜心、无量心去沉思，去祈盼，心无罣碍，才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才能以内心的和平与安宁来带动外部的和谐与安定。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正是以“和谐世界，从心开始”为主题，借由“心净则国土净，心安则众生安，心平则天下平”，进而实现“新六和”的愿景：一愿培植善心，发乎善行，则人心和善。二愿亲情稳固，爱心充满，则家庭和乐。三愿真诚沟通，平等互助，则人际和顺。四愿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则社会和谐。五愿彼此欣赏，尊重包容，则文明和谐。六愿将心比心，化怨为友，则世界和平。这个“新六和”的愿景，继承和弘扬着佛教“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慈悲心愿。

说“他走了，又一盏心灯依旧”，是因为哲人其萎，灭不了的是“心灯”，说不完的心里话。

在我们中华民族创造新的文化繁荣，推动新的“文艺复兴”、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过“北季南饶”两颗巨星照耀过我们，至今还闪闪发光。虽然他们一前一后，相继走了，但一盏一盏，心灯依旧。

（作者为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 家风家训

饶元善（1840—1903年），浙江上虞人，其父经纬是上海富商，因功授主事加员外郎銜。作为近代社会中难得一见的“富二代”，饶元善纵横商界、慈善界、教育界等诸多领域，创办电报洋务，首倡中华女子教育，赈灾救民，一生经历可谓光彩夺目。然世人对其家风家训往往不及深论，此处略述一二。

一是以金易经，不留巨产。饶元善父亲经纬白手起家，曾累计家产至40—50万之巨，后倾家荡产，为国家修筑浙江海宁海塘等工程。饶元善更是管理上海慈善各类组织，赈灾济民，捐款无数。难得的是，1878年，正值华北遭遇千年未遇之“丁戊奇荒”，饶元善慨然停办自己经营多年的仁元钱庄，专心开设赈灾公所，一心筹赈。此后十余年，为赈灾，饶元善不惜捐助巨款，更是亲力亲为，成为江南慈善组织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看来，他信奉人生格言：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他坚信唯有积德从善，才是家族繁衍的正道。

饶元善： 以金易经 宗儒行事

□ 吴四伍



二是宗儒行事，不非他教。饶元善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际，对西方文化、宗教多有耳闻。饶元善一方面尊重其他各种信仰，主张和而不同、各行其是，另一方面却又笃信儒学、立志救国济民。他传授给子孙的经商秘诀是崇儒行事。他30岁前已能默诵《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且终身行事均依据儒学，立志学习圣贤。其中，对于王阳明、曾国藩等儒家人物的思想更是推崇备至，对他们的言说也是反复琢磨，刻意钻研。饶元善虽然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信奉一生，且付诸于商场、慈善以及教育等各种实践。他后来创办女子学堂，也是以儒家格言自励。

三是直道而行，不计虚名。饶元善个性突出，特别重视其父教导，始终秉承家训：万事只论是非，不计利害。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历史上，饶元善用自己的力量书写了浓浓的一笔。在全国士子大多仍固守旧训，不敢革新之时，饶元善果敢建设女子学堂，倡导女子教育，将女子教育置身于救国之要务。他重视女性解放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力量，尤其是对建设家庭、发展个性方面：“吾未见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读书为无学，不可以齐家，而乌知女子关系为尤重耶。”无论是慈善、救灾、还是教育、洋务，始终贯穿饶元善人生轨迹的是无比珍贵的爱国之心。1900年1月24日，清朝政府准备新立太子，面对此种倒行逆施之举，清廷无一人士敢于异议。饶元善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请求清末重臣盛宣怀，希望联名力谏。可惜盛大臣回信：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处于此种尴尬境地，饶元善以一介草民，拍案而起，联合在沪市民1231人联名请谏，最终遭到慈禧太后等人追捕，不得不流落澳门，牢狱加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饶元善虽非士林出身，操守却明显强于许多士人。

作为近代中国商人的杰出代表，饶元善恪守传统文化，秉承救国救民的儒家精神，尤能冲破男尊女卑的积习，在国家危难之际，不惜身家，赈灾育民，实心办事，可谓近代社会之楷模。而其家训之潜在深远影响，今日读来，受益颇多。

妙手“偶”得

□ 赖睿

白阔、小生、佳人，美猴王、千里眼、顺风耳……当舞台上的木偶出现在眼前，是否勾起了童年的美好记忆？日前，“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展出漳州木偶雕刻传承人徐竹初与其子徐强的漳州布袋木偶、提线木偶和铁枝木偶雕刻作品300余件。

漳州木偶雕刻是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中富有特色的艺术瑰宝，2006年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流传是以师徒相继的形式，尤以家族传承为主。

徐氏家族木偶雕刻就是漳州木偶雕刻的典型代表。徐氏木偶作品以福建“北派”布袋木偶为主，兼及提线木偶、铁枝木偶，表情丰富细腻，衣饰精致严谨，在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深得闽南人喜爱。

徐竹初是徐氏木偶雕刻第六代传人。在秉承徐氏木偶雕刻技艺的基础上，他融入自己对传统艺术与现实生活的感悟，汲取众家木偶雕刻之长，将传统漳州木偶布袋戏中的100余种木偶造型发展至今的五六百种，发展出“以形写神”的雕刻特点。

徐强是徐氏木偶雕刻第七代传人。他不仅继承了父亲徐竹初木偶雕刻艺术的精髓，还在与国内外木偶同行的交流中博采众长，发展出装饰性强、更具艺术冲击力的新造型。



美猴王

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电影制片厂邀请布袋木偶表演大师杨胜、陈南田，使用徐竹初雕刻的木偶共同录制了一系列漳州布袋木偶戏的经典剧目电影。如今，展厅选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根据电影的情节再现当时木偶表演时场景。光影之间，我们感受了历代艺人对木偶艺术的至诚之爱。



周瑜

征文启事 “我与国宝”

国之瑰宝，熠熠生辉。近年来，众多文博展览和文博类节目，唤醒大众愈益蓬勃的文化热情。走进博物馆，走近国宝，触摸文化，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2018年，本报“文明中国”版将开设“我与国宝”栏目，诚邀海内外读者拿起手中的笔，写出自己与国宝的故事。征文要求有真情实感，文字精美，讲述个人与具体一件国宝的故事。字数在1500字以内。

“文明中国”版将从征文来稿中择优刊登。

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lairuismile@126.com
并在“邮件主题”处注明“我与国宝征文”。